

时空之恋

LIEBE GEHT DURCH ALLE ZEITEN

C调的翡翠绿

[德] 科斯汀·吉尔 著
朱刘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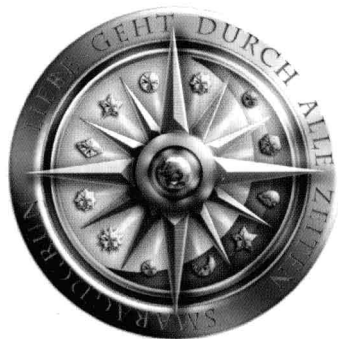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时空之恋 C调的翡翠绿

C DIAO DE FEICUI LÜ

[德] 科斯汀·吉尔 著 朱刘华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title: Smaradgrün – Liebe geht durch alle Zeiten

Autor: Kerstin Gier

©2010 by Arena Verlag GmbH, Würzburg, Germany.

www.arena-verlag.d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C 调的翡翠绿 / (德) 吉尔著; 朱刘华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1

(时空之恋)

ISBN 978-7-5448-2721-8

I. ①C… II. ①吉…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9013 号

责任编辑: 楚亚男 赵 轩 美术编辑: 朱 琳 刘力文 责任校对: 刘会乔

责任监印: 陈嘉智 版权联络: 董秋香 媒介主理: 詹 悦 石 璐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j@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5千字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5 000册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献给世上所有喜欢杏仁糖果的女性
(不管你是十四岁还是四十岁，
感觉都一样)

希望是长着羽毛的生灵
栖息于灵魂
唱着无言的旋律
永不消停

狄金森

目录

序 幕	1
第一章 杏仁糖果心	9
第二章 只是朋友	31
第三章 另一台时光仪	53
第四章 神秘箱子	83
第五章 保卫时光仪	109
第六章 《安娜·卡列尼娜》	135
第七章 质问	157
第八章 化妆舞会	177
第九章 死亡降临	207
第十章 言归于好	227
第十一章 智慧石的秘密	249
第十二章 异人圈合拢	273
第十三章 真相	301
第十四章 拯救幽灵	325
第十五章 决战	353
尾 声	379

序 幕

伦敦的上流住宅区

1912年7月3日

“会留下一道难看的伤疤的。”医生头也不抬地说道。

保罗咧嘴笑笑：“好吧，反正要比超级怕怕夫人预言的截肢好。”

“真滑稽！”露茜冲他吼道，“我可不是超级怕怕，倒是你……笨笨先生，别开玩笑！你很清楚这种伤口多么容易感染，在这个时代你还能活下来，你应该感到高兴。这里都没有抗生素，医生们也全是无知的半吊子！”

“喂，您可真会说话。”医生说道，一边往新缝合的伤口涂一种褐色药膏。伤口疼痛难忍，火辣辣的，保罗好不容易才没有扭歪脸，他只希望没在蒂尔尼夫人的高档躺椅上留下污渍。

“不是您的责任。”保罗察觉露茜在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平和，她甚至想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来。她笑得相当难看，但至少用心是好的。“我坚信，您会尽力。”她说道。

“哈里森大夫是最优秀的。”蒂尔尼夫人保证说。

“也是唯一的……”保罗呢喃道，忽然累得要命，医生喂他的饮料甜滋滋的，里面一定有安眠药。

“还是最守口如瓶的。”哈里森大夫补充道，保罗的胳膊被扎上了一条雪白的绷带，“老实说，我实在想象不出八十年后人们会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处理割伤和刺伤。”

露茜深吸一口气，保罗已经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她高绾的发髻里有一束头发散开了，她以军人般干练的神情将它撸到耳后。“那好吧，乍看也许不会，可是，如果细菌……喏，那是单细胞的有机体，它们……”

“快住嘴吧，露茜！”保罗打断她的话，“哈里森大夫非常清楚细菌是什么东西！”伤口还在火烧火燎地痛，同时他感觉十分疲倦，只想闭上眼睛，好好打个盹。可那样做只会让露茜更生气。他知道，虽然她的蓝眼睛此刻怒火冲天，可那背后隐藏的不仅是担忧——更糟糕的是——还有害怕。为了她，他既不可以暴露出他肉体的虚弱，也不可以暴露出内心的绝望。于是他径自讲下去。“毕竟我们这不是中世纪，而是在二十世纪，这个有着划时代发展意义的世纪。第一张心电图早已是明日黄花了，多年来人们早就知道了梅毒的病原体，找到了治疗它的方法。”

“啊呀，某人在玄学课上听得可够认真啊。”露茜的神情好像随时都会爆炸似的，“你太棒了！”

“去年那位玛丽·居里^①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哈里森大

① 玛丽·居里（1867—1934），即居里夫人，法国籍波兰科学家，著名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与其夫共同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

夫插话道，“她还发现了什么？原子弹吗？”

“你有时真是无知得可怕。居里夫人发明了放射……”

“哎呀，闭嘴吧！”露茜双臂交叉胸前，怒盯着保罗，丝毫没有察觉蒂尔尼夫人责备的目光。

“你可以先不用说话了！你本来——有可能——已经——死了的！你能不能向我透露一下，如果没有你我应该如何化解这场灾难？”她顿了顿，又说道，“或者说，没有你，我怎样才能继续活下去？”

“对不起，公主。”她丝毫不明白他心里有多难受。

露茜吓了一跳：“你根本不必摆出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别总想些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必要，孩子。”蒂尔尼夫人摇摇头说，一边帮助哈里森大夫将他的用具放回包里，“一切都很顺利，真是不幸中之万幸。”

“事情的结局本来可能更糟，并非一切顺利！”露茜叫道，“全都不顺，一点不顺！”她双眼噙满泪珠，保罗看到心都快碎了。“我们来这儿已经三个月了，计划丝毫没有进展，相反，我们把一切弄得更糟了！我们好不容易拿到那张该死的纸，保罗又将它给了别人！”

“也许有点操之过急。”他躺回枕头上，“可那一刻我就是感觉必须这么做。”其实是因为他在那一刻感觉离死神无比接近。就差一点点，阿拉斯泰勋爵的刀刃就会夺去他的余生。这些他当然不能告诉露茜。“如果我们能得到基德的支持，就还会有机会。他一旦读过那些纸，就会明白的。”但愿如此。

“可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纸上写的什么！也许是用密码写的……或者……唉，你压根儿不知道你给基德的到底是什

么。”露茜说道，“阿拉斯泰勋爵有可能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骗你：旧账单，情书，白纸……”

这些保罗也早就想到了，可事情已经发生，再多说也没用。“有时候做事就得有点信心。”他嘀咕道，希望这话对他也起点儿作用。比起他有可能将无用的纸张交给了基德，更折磨他的想法是，那少年可能拿着那些纸张直接去找圣日尔曼伯爵。这意味着，他将交出他们唯一的王牌。可基德说过，他爱格温，他说话时的神情语气，某种程度上……令人信服。

“他向我保证过。”保罗说道，可声音很低，低得别人都没有听到。另外，那本来就是个谎言，他根本就没再听到基德的回答。

“跟佛罗伦萨联盟合作，真是个蠢主意。”他听到了露茜的话，然后合上了眼帘。不管哈里森大夫给他开的什么药，反正药效特别快。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露茜接着往下说，“那是我的蠢主意。我们本来必须自己负责这事的。”

“可你们又没有杀人，孩子。”蒂尔尼夫人说道。

“是亲手杀害一个人还是找人行凶，道德上有区别吗？”露茜长叹一声。蒂尔尼夫人大声反驳她：“丫头，现在别讲这种话！你们可没有找人行凶，你们只不过是传递了几个信息！”露茜的声音突然变得伤心欲绝：“保罗，我们真的统统做错了，错得要多离谱有多离谱。三个月来我们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玛格蕾特夫人的钱，还将太多太多的人牵扯了进来。”

“那是蒂尔尼勋爵的钱。”蒂尔尼夫人纠正她道，“你要是知道了，他都将他的钱挥霍在什么方面，你会很惊讶的，赛马和舞女还是最没有危险的。我为此事挪用的这一点，他根本不会觉察。如果发觉了，他也可以装装绅士，不置一词。”

“要是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我本人会觉得非常遗憾。”哈里森大夫微微一笑，强调说，“我刚刚开始觉得我的生活有点无聊，毕竟谁也不是每天都跟来自未来、对什么都更了解的时间旅行者打交道的。私下里说一句，德-维利尔这些大人物的领导风格简直是在逼人谋反。”

“话说回来，”蒂尔尼夫人说，“那位自以为是的乔纳森曾经威胁他妻子，如果她继续支持为妇女权利而斗争的女人，就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门。”她模仿一个气呼呼的男人声音说道，“接下来还要什么？狗的选举权吗？”

“是啊，因此您也威胁要抽他耳光。”哈里森大夫说道，“顺便说一下，终于有了一场不再让我感觉无聊的茶话会了。”

“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是说，如果他继续发表这种没水准的言论，我无法保证我的右手接下来会做什么。”

“更准确地说，如果他继续讲这种蠢话的话。”哈里森大夫纠正她说。

“我记忆犹新，因为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蒂尔尼夫人笑起来，将胳膊伸向大夫。“我送您出去，哈里森大夫。”

保罗想睁开眼、坐起身，向医生道谢，但他都没能做到，只用仅存的力气含糊地说道：“谢……谢。”

“您给他的药里到底有什么啊？”露茜冲着哈里森大夫的背影叫道。

他在门口转过身来。“就几滴吗啡，绝对无害！”

露茜的怒叫声，保罗再也听不到了。

当日口令：“迟来总比不来好。”（利维乌斯）

根据我们的情报，接下来的几天，伦敦将会遭到德国海军炮火的轰炸，我们决定立即按照一级安全备忘录行动。时光仪被时间不定地放进资料室，蒂尔尼夫人、我哥哥乔纳森和我将一起从那里穿越时空，并将每天时空穿越的时间限定在三小时。在这个房间里前往19世纪不成问题；夜里很少有人待在那里，《守卫者编年史》里也从未谈及来自未来的造访，因此可以认为，我们出现时从未有人发现过。

不出所料，蒂尔尼夫人强烈反对改变她平时的习惯，声称“我们的论据没有任何逻辑”，但最后她不得不屈从于我们总导师的决定。战时要求采取特别措施。

下午，前往1851年的时空旅行进行得极其顺利，也许是因为我那对我关怀备至的妻子让我们带上了她无与伦比的茶点，我们记着其余时候的激烈争执，回避妇女选举权这类话题。蒂尔尼夫人虽然对我们不能去参加海德公园里的国际博览会感到遗憾，但由于我们良好的态度，谈话没有变成争吵。不过，她建议我们从明天起打牌消磨时间，这又体现了她以自我为中心的一面。

今日小雨，气温十六摄氏度，和春天一样。

核心圈的蒂莫西·德-维利尔报告

摘自《守卫者编年史》

1916年3月30日

第一章 杏仁糖果心

剑尖正对我的心窝，杀手的眼睛宛如黑洞，似乎要吞噬所有离它们太近的东西。我知道我无法逃脱，步履蹒跚地后退了几步。

那人步步紧逼。“我要从地面消灭掉所有上帝不喜欢的东西！要让你血洒大地！”

听到这些慷慨激昂的话，我想到了至少两个义正词严的回答：“血洒大地——此话怎讲？这地面铺着瓷砖呢！”可我太惊慌以至没能讲出口。反正那人的样子也不像懂得欣赏我在这种处境下的幽默，或许他根本就不懂幽默。

我又踉跄着后退了一步，背顶着墙。对手大笑起来。好吧，也许他还是有幽默感的，只不过跟我的幽默感有点不同而已。

“这下你死定了，魔鬼！”他叫道，将剑直接刺进我的胸膛。

我惊叫一声，猛地跳起来。我大汗淋漓，心脏疼痛，好像它真被一把剑洞穿了似的。多可怕的梦啊。不过——我真的感到奇怪吗？

昨天（还有前天）的经历让我无法舒服地蜷缩在被窝下酣

睡，讨厌的念头反倒像疯长的食肉植物一样掠过我的大脑。基德不过是在欺骗我，他不爱我。

“很可能他不用做什么，女生的心就会向他飞去。”我听到圣日尔曼伯爵温和低沉地说道，一遍又一遍。还有，“一个恋爱中的女人的反应是最容易预料的。”

是啊，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当她得知，她受到欺骗、受到操纵时，她会是怎么个反应呢？对！她会连续数小时跟自己的闺蜜通电话，然后坐在黑暗中，无法入睡，寻思自己怎么会爱上这家伙的，真是见鬼了，同时又思念成灾，哭得眼睛通红……确实容易预料。

床前闹钟的夜光针指向三点十分，这意味着，我肯定还是打了个盹，而且睡了不止两个小时。一定有人——我妈妈吗？——进来过，给我盖上了被子，因为我还记得我如何曲着膝盖，蜷缩在床上，谛听我的心脏怦怦跳的。

心破碎了还能跳动，真奇怪。

“我感觉我心里面都是棱角锋利的红色碎片，从内而外将我划破，让我淌血！”我试图向莱斯莉描绘我心脏的状态（好吧，这听起来至少跟我梦中那个气喘吁吁的家伙一样慷慨激昂，可真相有时候就是有点……失真）。而莱斯莉同情地说：

“我很清楚你的感觉。当马克斯跟我分手时，我先是想，我一定会伤心死的，而且是死于多个器官失灵，因为所有那些谚语都有点道理：爱情伤肾，令胃囊紧缩，令心破碎，使人胸闷，还有，呃……让人动肝火……可这一定会过去的。其次，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绝望。第三，你的心不是玻璃做的。”

“不是玻璃的，是石头的。”我抽泣着纠正她，“我的心

是一颗宝石，基德让它碎成了千块，就像玛迪姑婆的幻象一样。”

“听上去虽然有点酷，可是——不对！实际上心脏是由截然不同的材料做成的。这你真的可以相信我。”莱斯莉轻咳一声，语气变得十分庄重，好像她正在向我透露世界史上最大的秘密似的，“那种物质更加坚韧，不易破碎，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形成，是根据一种秘密配方制造出来的。”

她又咳嗽一声，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我不由得屏住呼吸。
“像杏仁糖果！”莱斯莉宣告说。

“杏仁糖果？”我霎时停止抽泣，忍俊不禁。

“对，杏仁糖果！”莱斯莉一本正经地重复说，“那种杏仁成分高的好糖果。”

我差点扑哧一声笑出来，可一想到我是全世界最不幸的女孩，便瓮声瓮气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德就是将我的心咬下了一块！周围的全部巧克力也被他啃掉了。你应该看到，他当时是什么神情……”我还没能再从头讲起，莱斯莉长叹了一口气。

“格温，我真不想说，可你唉声叹气对谁都没有好处。你不能再这样了！”

“我不是故意的。”我向她保证说，“我是忍不住才叹气的。刚刚我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然后他对我说……”

“好吧，基德的做法像个浑蛋。”莱斯莉迅速打断我的话，“虽然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我是指，哎，热恋中的女孩干吗就要更容易受摆布呢？我想说，事情刚好相反，热恋中的女孩就像嘀嗒响的定时炸弹，你永远无法知道她接下来会做什

么。如果基德和他的沙文主义朋友，那位伯爵，没有大错特错的话。”

“我真以为他是爱我的。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装出来的，真是太……”卑鄙？残酷？似乎没有什么词能够充分形容我的感觉。

“哎呀，宝贝！如果不是现在，你自哀自怜上几个礼拜，我都无所谓，可眼下你不能这么做，你需要用你的能量去做别的事情，比如求生。”莱斯莉的口气异常严厉，“因此，你现在最好振作起来！”

“克赛梅利乌斯也是这么说的，在他跑走、留下我一个人之前。”

“这个隐形小魔怪说得对！我们现在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收集所有的证据。哟，这是什么呀？等等，我得去打开窗户，贝蒂放了个可怕的麻醉屁……恶狗！我讲到哪儿了？是的，正是，我们必须查出，你外公在你们的房子里藏了什么。”莱斯莉的声调高了一点，“我要说，拉斐尔证明了自己相当有用，说不定他根本不像别人以为的那样傻。”

“心直口快。”拉斐尔是基德的弟弟，他最近也来我们学校上学了。他发现，我外公留给我的谜是个地理坐标，直接通向我们家的房子。“我迫切地想知道，拉斐尔对守卫者以及基德时间旅行的秘密知道多少。”

“可能比我们猜到的要多。”莱斯莉说道，“反正他没有相信我的故事，更别说相信伦敦的神秘事件了。可他很聪明，从不多问。”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他的眼睛相当漂亮。”

“没错。”那对眼睛确实漂亮，让我想起基德有着同样漂